

東葉博儀

版
有
權

東萊博議

津裝二冊

廿五年四月五版

定價一元八角

生 廣 德
銘 何

標 校
者 閱

新 文 化 書 社
上 海 四 馬 路
新 文 化 書 社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式標點各種文學書

小倉山房尺牘	對雪軒尺牘	言文殊全集	袁中郎全集	女界文學讀本	世界文學讀本	中國創作小說選	陶庵夢憶	文史通議	史記精華錄	陸宣公奏議	文心雕龍	王充論衡	註解東萊博議	明清八大家文選	飲冰室全集	國定全集	分類古文辭類纂	綱目四書集註
洋裝二冊	洋裝二冊	洋裝四冊	洋裝六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二冊	洋裝二冊	洋裝二冊	洋裝二冊	洋裝六冊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六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六元	定價六元	定價四元	定價四元	定價三角五分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七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八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四元八角	定價一元四角

東萊博議卷之三

東萊

●晉封曲沃曲沃併晉

（題意淺說）起初，晉昭侯把晉邑曲沃地方封給他的叔父成師。不料以後成師的子孫強大起來了，而且併吞了晉國，代做了晉國的國君。曲沃是現在山西的聞喜縣。

嫡庶長幼，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爲也。聖人制爲定分，有國家者傳於長嫡；爲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人。由開闢以來，共守是分而不敢變，非專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代紂，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諸樊，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繼統，可以大前人之業，可以啓無窮之基。然終遂巡却避者，豈非不忍以一國之私欲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乎？

嫡庶長幼之定分，古今聖賢不敢輕變。晉穆侯何人也？乃敢首亂之。溺於私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馴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爲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自古

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後王始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凌長；篡奪之禍，史策相望。納中國於蠻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啓之也。

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守以法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則有時而覬。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者，乃有國者之所恃也。無故而亂天之定分，直是自伐其恃也。嗚呼！殆哉！

（語體對照）嫡生的，庶出的，長的幼的，都是天所生定，並不是人可以做出來的。聖人製定了名份，所以有國家應當傳給長的嫡生的，做庶出的人，應當知道這是出於天，並不是出於人的。自從天地開闢以來，大家都是守着這種定份而不敢改變，這並不是怕聖人，實在因為是怕天。所以微子不敢代替商紂，目夷不敢代替襄公，子西不敢代替昭王，季札不敢代替諸樊，像那幾個人這樣的賢能，假使承繼了國家的祭祀傳統，那是很可以張大前人的事業，很可以開發無窮的國基的。然而他終於要

守定名分而避免，豈不是爲了不忍拿了一國的私欲和利害，而開千萬世爭奪的禍患的緣故嗎？

嫡生庶出，以及長幼的定分，自古及今的聖賢，尚且不敢輕輕改變，晉穆侯是怎公樣人？竟敢第一個搗亂了呢！溺於私人的愛好，在題名字的時候，胡亂地分了輕重，以到於後來發生曲沃的禍，終於亡去了祖宗的國家。而且做周王的還要拿爵位賜給他，自古聖人所靠來解免千萬世爭端的好法子，到這時候竟完全給破壞了。弄得以後做王的於是都知道人力可以勝天意的，庶出的可以奪去嫡生的，年幼也可以欺凌年長的，所以篡奪的禍患，在史策裏，時時可以看到了。使得有禮的中國，至於像蠻貊地方一樣無禮，未必不是晉國和周朝開始的呢！

唉，本來極貴到沒人，可以勝過了，極富到沒人，可以相比了，要想搶奪和羨慕的人，一定是很多的。如果保守的人是勇敢的，遇到了更勇敢就要奪去了，如果保守的人是聰明的，遇到了那聰明的人，也就要奪去了。雖守定盟誓，有時會改變，守定了法度，有時會廢掉，用城廓保守了，有時會被破壞，用軍隊保守了，有時會吃敗仗，惟有守定了天意，然人家方始不敢再來較量哩。所以嫡庶長幼的定份，出於天意的，是有國者所可以依靠的！如果無緣無故而破壞了天的定分，真是自己在毀壞他的依靠了。唉，多危險呀！

（疑難註釋）●嫡庶 正妻所生的叫嫡子，小妾所生的叫庶子。●定分 就是一定的名分。●

支子 就是庶出之子。●咸 就是都是的意思。●開闢 是開天闢地，就是自從有了天地以

來的意思。●微子不敢代紂 代是替代。（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少子

辛，辛母正后。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呂氏春秋）帝乙欲以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

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目夷不敢代襄公 目夷是宋桓公的庶子。（左傳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子西不敢代昭王 子西是楚平王的長庶子。（左傳）楚平

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

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略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季札不敢代諸樊 諸樊是吳子壽夢的長子，季札是諸樊的少弟。（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

立季札。季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

立之，葉其室而耕，乃舍之。●遂巡 退縮不前的意思。●首亂 就是第一個破壞定分。●溺

過分的意思。●命名之際兩句 命名，就是取了個名字。因爲晉穆侯把太子取名叫做仇，把太

子的弟弟，取名叫倝，倝是一個不好字眼，成師兩字，却是個吉利字眼，所以說他「妄有輕重。」就是任意好惡的意思。⑤馴致曲沃之禍，馴致，就是漸漸弄成的意思。曲沃地名。註詳題解及事實內。⑥爲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這周王，是說周僖王。這秩字是說爵位。寵，是愛幸的意思。按魯桓公三年，晉武公弑哀侯，晉立其子小子侯。桓公七年，武公弑小子侯，滅晉。八年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魯莊公十六年，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甘寶器賂於周僖王。僖王命武公爲晉侯。⑦染指，搶奪的意思。⑧垂涎，羨慕的意思。⑨渝，作改變解。⑩墮，是倒塌破壞。⑪𢱿，就是打敗仗。

●齊衛鄭戰于郎

（題意淺說）起初，北戎興兵寇齊國，各國均到齊國幫助，而鄭國太子忽，獨代齊打了勝仗。後來齊國請魯國代爲酬勞各國，魯國因鄭國爵位小，所以把他們的位次排在後，鄭忽自恃有功，不服，就約了齊衛三國共戰魯國郎的地方。郎是現在山東魚臺縣。

天下之事，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爲」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爲」。

也。事雖有萬不同，豈有出此兩端之外哉？

古今以驕矜爲通患，抑未之思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爲耶？則亦飢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雖舜之孝，禹之功，皋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爲也。世之人僅有一善，遽以爲過人，亦惑矣！人之爲人，非聖人莫能盡；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而馳耶？甚矣其惑也！

鄭忽救齊，雖曰有功，然救災卹鄰，亦諸侯之所當爲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躡之，又從而加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躡處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僭其父矣。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囚二帥，陳俘馘，振旅以獻于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餽饋之際，暫爲人所先，至連三國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甚而詆以狡童，曾不以君視之，受侮至此，前日之壯氣安在耶？

蓋忽之爲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稍慢之，已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人甚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惟視外物以爲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以物而大，隨物而小，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已亦不能自知也。一身不能自主，況欲主人之國哉？

（語體對照）天下的事情，如果是是的，正當的，好的，人人所應當做的；如果不是的，邪的，不好的，就人人所不應當做的。事情雖然有千萬種的不同，然而那裏有出了這兩範圍的呢？

自古及今，大家認爲驕傲是最普通的患害。一個人何勿回頭看看自己所做的事呢？如果做了不當做的事，那慚愧恐怕還恐來不及哩，還那敢去驕傲人家呢？這等於飢了要吃，渴了要飲，一樣平常的事情，那裏足以向人驕傲呢？雖然是虞舜那樣的孝，夏禹那樣的大功，皋陶那樣的才謀，稷契那樣的忠烈，夷齊那樣的清高，孔孟那樣的學識，真可說是萬世第一，再沒人超出的了，然而其實也是人所當做到的呀！世人往往有了一樣好事情，就以爲超過了別人了，真是太不明亮了。做了一個人，如果不是聖人，誰能做得完全；現在不過得人的形態，而就要以爲超過了衆人，難道要想生了翅膀

飛生了領毛而奔跑嗎？真是太過分了，這樣的不明亮。

鄭忽的救齊國，雖然是有功的，但救濟災難，幫助友國，也是諸侯所應當做的事情罷了！而居然洋洋然自己驕傲着功勞，就不重視周天子所封的爵祿而要越出身分，還要加兵於魯國。唉，假使小國有了功勞，而就可以越過大國之上的，那麼臣子有了功勞，就可以越過國君了，兒子有了功勞，就可以越過父親了。吾曾看到鄭忽起初打敗北戎的時候，囚了敵的兩將帥，陳列了敵國的俘擄而割去他們的耳朵，整理了自己的軍隊，這些敵軍將獻到齊的當兒，真是氣焰好像可以吞滅諸侯，而且還輕視天子所封的爵位。到了齊國去犧牲酬勞的，因為位次暫時給旁人佔了先，就至於連合了三國之兵而動手討伐，那是何等的偉大雄壯呢？不料等到他接了國君之位，竟是微弱不振，弄得逃到了衛國而再回來，他的逃奔諸侯各國，竟給人家罵他的名字，甚而罵他是個狡童，都不以國君看待他。在這樣受侮辱的時候，從前的雄壯之氣又到那裏去了呢？

原來鄭忽這個人，得志的時候，就氣勢要驕傲了，而自己看得非常的大，人家稍稍待慢了他，已經心不能平了。到了一失志，就意氣沒有了，而自己也得非常之小了，人家或者輕賤了他，反而不能再較量了。他的心裏實在一些也沒有主見，只看環境以爲輕重，環境滿足，就跟着滿足，環境消沈

就跟着消沈，環境大就大，環境小就小，忽而驕傲，忽而喪氣，忽而雄壯，忽而怯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自己的一身還不能作主，還那裏能去作主人家的國家呢？

疑難註釋）●皋陶 是舜手下的司法官。●稷契 是唐虞時的兩個賢臣。●夷齊 就是伯

夷叔齊。●冠 讀去聲是第一的意思。●惑 是不明白。●鬣 是馬項上的毛。●軒然

是洋洋自得的意思。●伐 作誇大解。●二帥 是北戎大良沙良兩將官。●馘 割去俘擄

的耳朵叫馘。●盈 是滿足。●涸 是消極。●外物 是外面的環境。●乍 作忽而解。

●鄭忽辭婚

（題意淺說）齊僖公要想文姜嫁給鄭忽，鄭忽却因為齊是個大國，不相配的，所以推辭了。後來祭仲勸鄭忽道：「齊國是大國，你如果遇到了什麼困難，也好依靠他們幫個忙的，然而鄭忽終於還是不答應。」

為國者當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爲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以恃

乎？

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焉者：使所依者常盛常存，可矣！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謹事之，想其心自人爲得所依矣。及阨於楚師，析骸易子，晉迫於狄，坐視而莫能救也。當時諸侯之強盛者，宜莫如晉；晉猶不可依，況其他乎？

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耳。抑又有甚焉者：魏孝武脅於高歡，所恃者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杖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此乎？然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乃在於所依之宇文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爲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

世皆咎鄭忽之辭婚，不能依大國以爲固，殆非也。使忽不辭，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豈有禍魯而福鄭者哉？然則忽之辭婚，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以微弱致禍，遂並以辭婚譏之，殊不知忽得之於辭婚，而失之於微弱，一是

一非，兩不相掩，烏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

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斯言也，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堯爲父而不能與丹朱；以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以周宣爲子而不能與厲王。彼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祿」，皆我有也。尙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能蹈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後之君子，苟不以人廢言，釋然開悟，則天下之福，無在我之外者，豈曰小補之哉？

（語體對照）凡是治國的人，應當使得人家來依賴我，我應當使自己去依賴人家的；如果自己不能自立，却要依賴人家而借重人家，那是沒有不失敗的。因爲我所依賴的不見得能夠常常興盛，也有時候要衰敗，不見得能夠常常存在，也有時會亡掉的。等到一旦突然失去了依賴，還靠什麼呢？

唉，這呢，還不過只論到依賴的不能常罷了，還有更甚的哩。假使我依賴能夠常常興盛常常存在，似乎是可以了，然而還是靠不住的。就像晉國當在做諸侯的盟主的時候，宋國謹慎地事奉了他，

心裏自以爲這一定得了可靠的依賴了。等到被楚國兵圍困了，弄得斷糧草，竟至分了骨頭當柴燒，交換了兒子當飯吃；那時候晉國正被北狄所圍困了，所以只好看著不能相救。當時諸侯的強盛的，沒有再及晉國的了，然而晉國尚且不足以依賴，況且是其他呢？

唉，這還不過是論到人家的不足依賴罷了，還有更甚的哩。像魏孝武被高歡所壓逼了，他所靠的是個宇文泰罷了。等一旦宇文泰救了他，能夠從虎口裏脫身，揚鞭回關，脫離了可怕的而得到了可依賴的，天下快樂的事情，還有比得過這樣的嗎？然孝武以後的殺身之禍，却並不在所可怕的高歡，而在所依賴的宇文泰。照這樣看來，非但是別人不足以依賴，而且禍患實在就是生在依賴上的。要知道外面各種事物的變化，是料不到底的；靠了外面而以爲安定的，禍患那會只有一種呢？

世人都要責怪鄭忽的推辭齊國的婚事，說他不能依賴大國而穩固自己，實在是差的。假使鄭忽不推辭這婚事，那彭生之禍，就要不在魯國而在鄭國了，那裏還會魯國遭了禍而鄭國有了好處呢？所以鄭忽的推辭婚事，實在不應該過份責怪他的。後世人只因看了他的微弱而受禍，就連帶卒辭婚的事情去譏笑他；那知道忽的好處正是辭婚，而他的失敗實在由微弱，一是一非，兩面都不相掩的，那可以因爲以後的非，就廢了他以前的是呢？

鄭忽曾經說道：『自己要求多福，在於自己的，與大國有什麼相干呢？』這句話，實是自古及今的實在議論。總之，福氣是在於我求去的。不看那唐堯是做父親的，尚且不能把福氣給與兒子丹朱；周公做哥哥的，尚且不能把福氣給與弟弟管叔蔡叔；周宣王做兒子的，尚且不能把福氣給與父親周厲王。那麼，別人家的大國，有什麼會給我呢？如果鄭忽能夠擴充這句話，那麼就是洪範的『五福』，周雅的『百祿』，都可以說是我自己有的，還何必怕微弱的患害呢？一般議論此事的人，不譏笑鄭忽的不能實行他的說話，而反譏笑他的說話是差的，也太不明白。後世的君子，倘使能夠不因了他的人不好而就廢了他的說話，心裏大大的覺悟着，不要去妄求在我自己以外的福氣，那麼鄭忽的辭婚一事，也未嘗沒有小小補助後世的了。

（疑難註釋）●析骨 是弄斷了人骨當柴燒。●易子 是互相交換了兒子燒來吃。●狄 中

國北方民族。●魏孝武脅於高歡 用威力逼人叫做脅（通鑑輯覽）梁大通四年，魏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自爲大丞相。永熙三年夏六月，高歡舉兵反。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以宇文泰爲大丞相。十二月，宇文泰進毒，殺其君修，諡曰孝武。●宇文泰 見註三。●彭生之禍 見臧哀伯諫內卣鼎註。●洪範五福 洪範是書經篇名。這篇書是箕子敘天地的大法，演陳武王

的。（書經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周雅百祿（詩經小雅天保篇）罄無不宜，受天百祿。（九）蹈就是實行。

●詹父以王師必虢

（題意淺說）虢公在周桓王面前毀謗了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懷恨在心，他就用了周王的軍兵去討伐虢國。虢公吃了敗仗，沒有法想，就逃奔到了虞國。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恃名者也。世之恃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訟，甯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世之分，亦何爲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其理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

虢公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王爲之伐虢而出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是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桓王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其罪桓王則是也，其所以罪桓王，則非也。數傳而至於

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爲臣殺其君，將安庸刑？」襄王之意，豈非以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隨世俗之見也。

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紵兄者，先有紵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紵之由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是詹父之直，因訴號公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周王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沒齒無憾矣。

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